

黃綠清主編
陳修副主編

客家研究輯刊

葉選平題

嘉應大學客家研究所

1993 年第 1 期(總第 2 期)

客家研究辑刊

1993年第1期(总第2期)

主 编:黄绿清

副 主 编:陈 修

责任编辑:房学嘉

目 录

- 谈谈客家人的几个特点..... **杜 埃** (1)
- 当前客家学的三大课题(节录)..... 钟嘉谋 (4)
- 客家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何国华 (9)
- 客家人“崇高、自豪”心态刍议..... 陈 修 (20)
- 开放与客家人文化..... 曾令存 (26)
- 试论客家姓氏堂联..... 侯复生 (33)
- 粤东客家传统民间故事初探..... 谢友祥 (44)
- 浅谈传统客家情歌..... 李彬生 (55)
- 客家民居建筑特色初探..... 邱国锋 (68)
- 客家区域经济研究**
- 古经济重心南移与梅州客家经济的形成..... 王国欣 (73)
- 近代客家人的经济意识..... 谢歆章 许育良 (83)
- 从客家族谱研究梅州人口的历史和变迁..... 陈干华 (89)
- 叶剑英研究**
- 从“拔剑角群雄”到“矢志共产宏图业”... 廖金龙 (103)
- 将军本色是诗人..... 丁茂远 (116)
- 黄遵宪研究**
- 黄遵宪法律思想研究..... 黄 淳 杨胜华 (128)
- 简评黄遵宪的财政金融思想..... 邹小民 李继红 (144)

客家人与辛亥革命研究

《客籍志士与辛亥革命》序言………… 赖绍祥 房学嘉 (154)

客方言研究

新丰客家方言的重叠式 …………… 周日健 (156)

客家侨史研究

关于罗芳与坤甸国历史的若干问题 …………… 林仙健 (166)

来信摘登………… (185)

谈谈客家人的几个特点

杜 埃

研究客家的历史学认为，客家来自中原地区，由于历史上的“五胡乱华”。他们难以在中原立足。于是举族举家向南方各地迁徙。我赞同这种看法。根据我在农村生活所见所闻，客家人的许多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粤语区很不相同。有人说客家都是属于中原当时的贵族，不少是士大夫封建制度中的官宦人家；有的说是中原五大种族的夏族，是望族的贵胄。他们从中原一带长途跋涉来到江西、福建、两广。当年，平原地区由原先的汉族潮州人、广州人居住了，因而南来的人大多居住在深山野岭交通不便的偏远未开垦地。能在珠江三角洲或潮汕平原落脚的极少。

客家人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崇拜祖先。当父母长辈死后，都得修好坟墓，依汉族传统习俗办丧事，墓志铭也类似中原古代的。

二、从民族建筑形式风格看，也是来自北方式的宅院，除了那些大民族或者是为防卫别族侵犯而建起的大围屋之外，一般客家人的住屋类似北京四合院，中间有厅堂，天井。

三、客家人有纯朴古风的汉乐，属于儒乐，也是从中原带来的，如粤东大乡村就有不少业余的汉乐班，一个种族具

有如此古老优美的音乐文化，也可证明客家人中确有不少大夫知识分子，他们用音乐来祭祀或举行各种仪式；每逢婚丧喜庆，都有不同的乐曲吹奏，在一些大村庄还有专业的中军班（即音乐吹奏班），在饮宴酒席中，必留下一个席给中军班，他们有个习惯，又吃又带，身边带有一个竹筒，把大块肉食盛入带回家享用。有钱人家请中军班连吃三天。

不单汉乐，还有专业的汉剧班子，在大埔、梅县都是汉剧院的家乡，邻省的上杭，龙岩和潮汕也有汉剧团。每年秋收前后，村里酬神活动，便要搭棚演戏，远隔几十华里山区的人也赶来看戏，客家地区的汉剧保留原来剧种的特点，少受外界影响，武汉地区的汉剧就不一样了，它受周围的花鼓、黄梅、楚剧等不同剧种的影响，那里的汉剧就没有那么纯。现在湖北汉剧名演员陈伯华，五十年代还特地到梅县来，向广东汉剧院摄索取经，学习古老汉剧精湛的唱功和做功；京剧名演员梅兰芳也很重视汉剧，他认为京剧是从汉剧演变过来的，汉剧比京剧要古老些，据说京剧的生腔是从汉剧的红净腔而来。解放后，广东汉剧院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重视，被安排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还赞美广东有这么一个用普通话演唱道白的剧种十分难得。

汉剧的剧目有不少是历史剧，这也是它的特点。扮红净的多是正面人物，唱腔内涵丰富，音色特别感人。已故学者杜国辛特别喜欢红净的唱腔。汉剧音乐曲牌多是古调，如《二进宫》、《出水莲》等等。生旦净末丑的表演，唱功认真细致，深受观众喜爱。名戏剧家田汉说：汉剧是一朵灿烂的牡丹，正如粤剧被誉为南国红豆一样。

综上所述，无论从习俗、建筑、音乐、戏剧、语言等这

些上层建筑来看，都能说明客家是来自中原地区华夏族的上层社会，士大夫、封建贵族是其中的一部份，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

客家还保留了华夏族的许多伦理、道德观念以及性格的传统特点。

客家人居住的地方，自然环境差，大多在山区半山区或是山脚下，他们得付出百倍的劳动力去开荒、造梯田，翻山越岭，挑担，这种生活养成他们爱劳动、吃苦耐劳的坚韧性格，特别是客家妇女，往往得跑几小时山路才能到达耕作地，上下岗更是常事，一般客家地区妇女的负担比男人要重得多，内内外外，织布、家务、养育小孩、上山打柴、下田劳作都是她们干的，所以客家妇女都是大脚板，没有裹足的三寸金莲，男人则多数外出谋生去了。客家的女孩子也自小养成爱劳动习惯，有一首歌谣唱道：“一岁娇、二岁娇，三岁拾柴爷娘烧。四岁五岁学织绩，六岁七岁学耕布，八岁九岁学绣花，十岁绣个牡丹花，十一十二食闲饭，十三十四当郎家，十五十六带子带女转外家。”歌词直唱到出嫁年龄。从歌谣也说明客家妇女从儿童开始便重视劳动教育。客家妇女担负着主要劳动，具有特别艰苦朴素，刻苦耐劳，清淡生活等美德。（根据林彬整理稿摘要）

当前客家学的三大课题（节录）

钟嘉谋

近数来年，中国大陆对于客家的研究风起云涌，非常重视，不但各大学纷纷设立客家学研究机构，例如客家学研究所，研究会或研究室，各地出版社也纷纷出版或重印有关客家的书籍和杂志，而且各大城市不时举行客家研讨会，现在的客家研究，已不仅是客家史的探讨，或客家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调查，而有从人文科学作综合研究的趋势。

一、客家学的经典著作

客家是中原汉族的一支。所谓中原，即汉水以东，颍水以西，淮水以北，北达黄河以至上党。南迁之后，主要居住於福建、江西和广东三省，始终保持中原旧地的习俗和语言，未为当地土著所同化，形成一支独特的民系。

客家学的开山祖，不是客家人，也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传教士艮贝尔（George Campbell）。他曾在客家人居住的地方传教多年，见闻确切，觉得客家人富有特立独行的气概，渴望自由，与众不同，特搜集资料，於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在英国长老会和美国浸信会联合在广东汕头举行的宗教会议上，报告客家的历史和现状。后来艮氏又把这次报告印成长约十页的小书，叫做《客家源流与迁移》（Origin and Mi-

gration of the Hakkas)。

其次是美国耶鲁大学人文地理学名教授韩廷敦(Ellsworth Huntington)。他在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著《种族的品性》(The Character of Races)一书,里面专门论述中华民族的共有四章。韩氏根据艮氏的报告,於客家的特性,尤有深切的论述。这四章后经潘光旦先生译为“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

从艮韩二氏的论述,我们对於客家可以得到几点认识:一、客家是中华民族里最显著,最强有力的一派,是“中华民族的精华”;二、客家是从中国北方迁移到南方的;三、客家有其所由生存发展的特性;四、客家的方言是比较近於中原的语言的一种官话。

第三位客家学权威,是已故名史学家罗香林教授。他於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出版《客家研究导论》约二十五万字。他本来想把有关客家各问题,分别搜集资料,撰成专书,而综合为“客家研究丛书”,但后来於一九五〇年写了一本《客家源流考》之后,一直到他辞世,都没有再写,真是可惜。

二、确立客家界说

当前客家学有三大课题,须予研究解答,即一、确立客家界说,二、确定客家先民南迁的起始年代,三、第六次大南迁的调查研究。

客家学的对象是客家人,如不确立客家界说,弄清楚那些人是客家人,根本无从研究。故我们要研究客家学,首先要确立公认的客家界说。

罗香林教授在答复友人罗乾青教授的信上说:

“来书谓当确立客家界说，尊见甚是。鄙意客家先民，其南迁虽肇自东晋，然而形成特殊之系统，则在五代以后……鄙意欲定客家界说，自时间言之，当以赵宋一代为起点。客家居地，虽至今尚无普遍调查，然依其迁移所属大体言之，其操同一客语而与其邻居不能相混者，则以福建西南部，江西东南部，广东北部，为基本住地，而更及於所再迁之各地，此就空间言之也。鄙意凡属客家之基本住地，自赵宋以来之文物或活动，除极少数不能并计外，大体皆可认为客家之文物或活动。吾人研究客家问题，因当上溯源流，下瞻演变，然其基本对象，当不能离此地或此时间一般操客语之人群及其所活动、迹象，想高明亦以为然也”。

根据罗氏的界说，所谓“客家”须具备三个要件：一、始祖是赵宋一代的人；二、来自基本住地或所再迁之各地；三、能操客语。罗氏所以认定自时代言，客家以赵宋为起点，是因为他认为客家民系的形成，始於五代至宋初，但良贝尔和罗氏自己都认定客家先民南迁，肇始於东晋，然则始祖为东晋一代先民，能操客语者，不能算是客家人吗？可见以赵宋为起点，范围似嫌过狭。

我们知道客家民系特征有两个：一是纯粹的汉族血统；二、是为中原古音的客家话。自东晋五胡乱华之后中原汉族一部分留居住地，成为所谓“北人”，一部分向南迁后，成为所谓“南人”，留居旧地的汉人，与外族混化，故南北朝时，其血缘不如南方汉人为纯粹。而南迁的客家人，因多在穷乡僻壤居住，未与当地其他部族发生混化，例如唐末黄巢作乱，中原汉人南迁避难，有一支约五千余人，辗转徙入福建，山地定居，竟数百年不与外界通婚。故客家血缘不但较北人为

纯粹，亦较南人中与南方诸部族发生混化的越海系，湘赣系，南海系和关海系即福（读如“鹤”）老系等四系为纯粹（罗香林教授把“南人”分为五系，客家是第五系，即闽粤赣系，於相同的理由客家保持了中原的语言和习俗。中原汉人的语言，因为同北方部族接触，已发生变化，而客家话仍一成不变，依然是古时中原的官话。

可是，时移势易，客家这两个特征都逐渐消失。由于交通方便，客家已逐渐向外发展，故客家亦与其他部族甚至异族发生混化。例如作者的子女四人只有二分之一的客家血统，因为他们的母亲是上海人，他们都不会讲客家话，只会讲少许普通话和识少许中文。长女嫁给美国犹太人，故我的两个外孙女只有四分之一的客家血统，更不会说客家话。去年三月竞选德州共和党众议员候选人的姚李恕信博士，据告他母亲是客家人，但她不会说客家话。这些有一部分客家血统但不会说客家话的客家后裔能不能算是客家人？不会说客家话的客家人愈来愈多。邓小平和李登辉都不会说客家话，清代名臣曾国藩是由广东梅县迁往湖南的客家人，也不会说客家话。这些具有纯粹客家血统，但不会说客家话的客家后裔，不能算是客家人吗？此外有的人本来会说道地的客家话，但因离乡日久，已不大能讲客家话，岂能不算他为客家人？

由此可知，能否说客家话，已不能作为判断是否客家人的标准，罗香林教授所定的客家界说，已不合时宜，应该修改。客家话既不能作为标准，则剩下的只有血统和住地两个因素。现在异族通婚也愈来愈多，客家血统怎样计算，将来也会愈来愈成问题。犹太人种族观念最深，最反对与异族通婚，但该族异族通婚的比率，一九六〇年尚不到百分之十，而

一九八〇年则已增到百分之四十。犹太人所定的标准是，只有母亲是犹太人才算是犹太人，父亲是犹太人，而母亲不是，他们所生的子女不能算是犹太人。我们能采取这样偏狭的标准吗？此外，客家人收养的子女，能说道地的客家话且又深受客家习俗的熏陶，但没有客家血统，我们能把这些彻头彻尾都是客家人的收养子女，排除在外吗？例如美国洛杉矶客人熊德龙先生原为印尼种，从小为印尼梅县客人收养，成为出色的企业家，他自认是客家人，敢说他的客家话比一般客家人还道地，我们能辜负他的好意不承认他是客家人吗？又有父母都是碧眼黄发的白人传教士，但出生在中国客家人居住的地方，能说道地的客家话，也自认是客家人，我们能忍心否认他（她）是客家人吗？

根据以上所述，可知评断谁是客家人的标准，相当复杂。笔者以为客家界说，也许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客家人，指正宗的客家人，他们具有血统和住地两个标准；广义的客家人，也包括上述客家人收养的异族子女和在客家住地出生和长大，又自认为客家人的洋人子女。

1993年2月于美国寓所

客家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何国华

当代不少学者认为文化乃社会区别的主要标志，民族与民族的区别，通过各自的文化而得到最深刻的表现，每一个民族或民系，有其各自不同的文化性质，那就是能够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和社会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我国各民族，尤其是汉民族各民系，都在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特别是二千多年来儒家文化影响下，在文化意识的价值观念上都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从而形成中华民族一股坚强的不易分开的民族凝聚力。

本文试就作为中华民族汉族一支重要民系的客家人的社会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关系，作一些探讨和阐述，并请识者诸君不吝教言，严予批评指正。

一、客家民系略述

客家先民和客家民系在历史上曾先后经过六次较大的南迁运动。在客家民系形成之前就曾有过三次南迁：

客家先民由中原大批南迁实始于秦代，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吞并六国统一中原后，为平后患之忧，乃于是年即实施其平百越置四郡的计划，他发卒 50 万南征，由原赵国人屠睢、任嚣、赵佗统率。他们遂在南方各省边缘地带落地生根，经七年征战，南越军事乃定，即置县郡，秦始皇

遂更进一步谪徙中原汉人至南方，这些人秉承中原文化传统，如唐代名相张九龄（678—740年）是粤北曲江客家人，便是秦代戍卒的后裔，这一派客家民系被称为“北江客家。”

上述率领 50 万南征大军的统帅屠睢在与越人作战中于乐昌与曲江之间作战身亡，后由任嚣主其事，他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并受秦封为南海尉。

秦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危，临终时委南海郡属龙川县令赵陀为南海尉，现龙川县四邻各县居民都说客家话，据说与此有关。

当年秦始皇所派南征的 50 万戍卒，非但未复员北返故里，而且在地广人稀的南疆分屯各地，垦殖开发，成为定居南路边区的客家先民，如那时有个名叫史禄的将领，屯兵在南海郡属揭阳一带（梅县当时尚未有独立县名，属揭阳县）他们成为粤东地区最早的客家先民，据温仲和《嘉应州志》载，史禄后裔史定曾任南越国揭阳县令，后来降汉被汉武帝封为安道侯，《嘉应州志·官师表》还把他列为梅县历史上最早的县官，上述乃客家先民第一次南迁情况。

第二次南迁是由于西晋末（公元 307 年）的“永嘉之乱”，即历史上称为“五胡乱华”至唐初。中原汉人为避战祸，有的迁至湖北、河南南部及安徽、江西一带；有的沿长江北岸进入赣江上下游，或由赣入粤。

第三次南迁是唐末受王仙芝，黄巢事变影响，继而五代十国的割据纷争（公元 875—960 年），历时 85 年，客家先民为避战乱而由第二次南迁旧居，南迁至安徽南部、福建、江西东南、湖南及广东东北边界、广西等地。

上述三次的南迁运动，进入闽粤赣三角区的客家先民毕

竟不多，较之先居于当地的土人（如畲、瑶等族）尚处于劣势。

据梅州各县的各姓氏族谱、家谱考查，其定居于本地的开基始祖，多在宋末和元末明初由北方和中原地区迁来，光绪温仲和《嘉应州志》也说：“今之土著（即客家人）多来自元末明初。”此宋末元末和明初时期，即为客家先民第四次南迁时期。公元1127—1867年间，金人南下，元人入主中原，大批客家先民由第三次南迁旧居随文天祥起兵勤王南下，进入广东东部和北部。

据对梅州市111个客家姓氏来源考查，得知“来自陕西的有杨、宋、马等15姓，来自甘肃的有姜、戴，来自河南的有陈、邓、谢、叶等22姓，来自河北的有张、申、魏、邹等16姓，来自山东的有孔、孙、徐、曾等13姓，来自浙江的有夏姓，来自湖南的有龚、苏两姓，来自湖北的有黄、熊两姓，来自安徽的有何姓，来自江南的有罗姓，以上姓氏的祖籍，多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一带”（《客家与梅州》，广东梅州客家联谊会编印，1989年12月，第1—2页）。他们凭藉人多势众和先进文化以及较高的社会生产力，挤走或融化了原居此地的畲、瑶、黎等族，而占有了整个闽粤赣三角区，在此地区内有三十多个纯客住县，成为客家人的大本营，在这里，他们不只不为当地原有居民（畲、瑶、黎族）所同化，而且能始终保留原有的风俗习惯，即既保留了中原文化的主要特征，又融合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而形成了一支具有新文化意识的独特族群——客家民系。

至于客家人第五、六次南迁，乃分别受明末满族入主变乱和清康熙年间之“湖广滇川”移民和清末太平天国起义牵

连之避难，他们由原住地闽粤赣三角区向东南各地迁徙，有的甚至远涉重洋，流布于东南亚、欧美及大洋洲等地，至清末，全国共有 17 个省（区）三百多个县市都有客家人聚居，其中广东省有 72 个县市，台湾省有 20 个县市，纯客县和基本纯客县共 50 个，至于侨居海外的客家华侨和外籍客家人，则散布于世界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国家地区，其总人口迄今可能已超过一亿之多，就客家人较为集中的占地 1.6 万平方公里的梅州市七县一区而言，据 1988 年底为止，共有 417.8 万人口，占全国客家人口的十分之一，而该市分布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67 个国家地区的华侨、华人共有 169.1 万人。

二、“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

客家先民在第四次大迁移过程中形成客家民系时，一种有奇特的历久不衰的客家方言也告形成，即他们在远离故土向南迁移过程中，仍使用中原汉语，沿途所遇，尽是百越同胞，在与他们打交道过程中，受到他们发音和词汇的影响，逐渐形成现在的客家话，并在定居以后固定了下来，即客家方言形成于宋末明初这段南迁时期，其形成时间可从宋、元以来音韵学著作，如《广韵》、《中原音韵》、《洪武正韵》等书中得到证明，其形成空间，则离不开闽粤赣三角区范围，这个地区具有相对的封闭性，使得客家语言形成过程中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外来语影响和渗透，尽管在客居地上吸收了当地畲瑶等族语言的一些成份，但其语法结构及基本词汇及大部分语音仍保持了中州汉语言主体性，在另一方面，客家先人原迁出的中原地区，却由于屡遭外族入侵，各族间交往频繁，致使中原汉语受到重大的混化，而与客家先民南迁时带去的

古汉语差异愈来愈大，俟唐宋以后，当汉民族共同语从古代汉语演变为近代汉语时，客家语言却仍保存了古汉语系统而最终成为有别于汉民族共同语的一种独立的客家方言（汉语七大方言之一）。

可见，客家方言本来就是中州的语言，这正如美国人韩廷敦在其著名的《种族品性》一书中所称：“关于客家人的情形，第一可以注意的事，便是他们说的实在是一种官话，很象现在中州河南的话。”再如晚清著名改革家，诗人黄遵宪对客家方言亦作过有趣的考证，他说：“此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入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少变，有《方言》、《尔雅》之字，训诂家失其意义，而客人犹识古义者，有沈约，刘渊之韵，词章家误其音，而客人犹存古音者，乃至市井詈谇之声，儿女噢咻之语，考其由来，无不可笔之于书，余闻之陈兰甫先生，谓客人语言，证之周德清《中原音韵》，无不合”。先贤黄遵宪这段话，证明了客家话同中原汉语语音之密切关系，据查，周德清之《中原音韵》作于元代，其声母系统发音方法与客家方言基本一致。在韵母方面，该书的“江，阳，唐”三韵合而为一，此亦与客家方言相同。

又明代官修的《洪武正韵》，其入声系统亦与客家方言非常接近。

聚居在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客家人，以广东境内为最多，而广东范围又以原嘉应州（今梅州市）的纯客住县最为集中，位居州治所在地的梅县，不只是该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是明、清以来客家人向海内外各地转徙的中转站以及人才荟萃之地，客家方言所以以梅县话为代表也就不难理解了。

客家人把自己母语称为“祖公话”。每当祭祀祖先和每年

的忌日，或与异地返乡的亲人相聚时，必说母语，不愿使用别的语言或其他方言，新媳妇进门不会说客家话的要她先学会说客家话，客家人的女儿远嫁后回娘家后应该说客家话；小伙子外出工作，返乡探亲时必说客家话，否则会被斥为“背祖忘本”。所以离乡外出的客家人，不论在什么地方相遇，都用客家话交谈，如全家搬到外地去居住的，做家长的总是要求自己的家人在家庭内一定要讲客家话，不少旅居异地的客家人，即使经历为五六代，依然讲家乡的客家话。

据不少资料表明，国内外不少地区的客家人对自己的客家话是极其重视的，如“赣语与客家话有许多共同点，但江西客家话区的人不论老少都说自己的话是客家话，自己是客家人，许多人都知道自己祖先是什么年代从什么地方迁来本地的。”又如广东博罗的畲族，人口很少，且很分散，他们为适应环境，对外讲客家话，对内仍是讲畲话；广东台山县赤溪镇的客家人，对外讲台山话（属粤语方言），对内讲客家话；四川多数地区的客家人对外讲西南官话，对内则讲客家话，而且不少人还保存有族谱，记载着他们的祖先是何时又是在何种情况下从何地迁入四川境内的，再如华侨是生活在侨居国的众多语言的汪洋大海中，但客家侨胞内部特别是在唐人街，仍是讲客家话，这深深表明，语言不只是人们的交际工具，且含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一股不可分割的民族凝聚力。

不难看出，客家人多么热爱自己的方言，他们严格地遵循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的祖训，这也反映了客家人崇拜祖先。数祖记典的心理状态，也是一个汉民族分支的共同体自我意识和对自己族源的怀恋之情在语言领域上的体现，也说明语言是人类赖以生存交际的东西，它具有较大